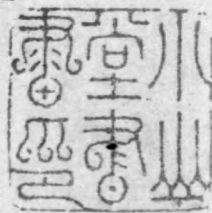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八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蘇黃門子由

久不獲修記師門雖窮在途然竊借餘光不忘自振惟  
是耳忘目枯求一毫髮洗濯增新無復可得以故系詠  
寧不忘鑿寐秋深江上猶有暑氣不審燕居却掃尊體  
動止何似恭惟神聽冥符日有勝趣萬事既不復經意  
則御風忘氣遂與造物者游矣不腆一介尚冀投老餘

息猶及款侍不勝係吝之私更祈加愛

龔侍郎深之

瞻望門墻僅隔一水然聲問不乏而歲時殷勤所當展  
盡于師仰者不應疎簡如是臨分雖不敢輒齟齬其馳  
情繾綣不得為無憾也春候已深日來尊體動止何似  
老境流落不固遽遷此酷永日如夢寐十夜間則申旦  
目不得交力量不充固深自愧惟是四十年艱苦相依  
平時家事所給已不易堪而有一急難則委曲經營不  
遺餘力情則夫婦義則朋友既使之到此地終不得同

歸念；祇欲下見蒙眷深厚未能執手號訴臨低哽塞  
不次

與蔡侍郎寬夫

不奉教晤已復累月懷詠重眷朝夕以之早夏清潤恭  
惟尊體萬福于是遷徙已得所說亟因躬問動止屬乍  
到不無應接之冗用輒贈燈尚幸少休獲踐鄙志瞻望  
門第可量依仰

又

衰晚無堪實門下舊物永懷先公悖養之素與夫高誼

延擢之勤每以身生朝露不能少見毫髮為念異時東坡老人則曰拱把必可以至千丈步驟方習定能萬里者於左右常一二數流落遐遠勢地日光明一見豈復可得不得困倦緒遠投挽引雖未畏從容景慕所期然欣幸之深未易展叙也臨筆耿：

又

比到參石遽聞已過城中輒授先書具道欣懌持書人回方審所得之妄已而又傳遂同何明道徑過金陵矣張然不知其况久之乃承尚留湖陰頗得求田之遠即

欲修謝不謂旧後竟爾淹晚初以此地或可少延竊祿之頃福陋易得以乘加之宿喙猶逞渠可一日苟安耶雖培塿所寄六將營葺就緒再理舊輒萬一舍館定席獲忝隨杖履之後也他俟躬致

又

不腆之役已滿任前期輒再請猶未報可遲暮竊祿覲顏何控然夤緣覲幸粗寬待哺者之責爾召用未間尚異周旋勝踐之餘連蹇不類定應果慰此志否向風增吝

與吳朝奏

前日郊外拜別後有傳舟人未解者比再出城已不及見相仍幼稚多病未卜行李所之早失修記可勝愧仰計程當已定館乍脫塵垢利害之後而有溪山隣里之歡想劇慰懷不為加損固非待晚生縷之獻愚者竟不免西行冒暑就陸其味可知俟至閩中時得通問次

與叔倫提舉朝奏

久不親承感義問欲致一書或復不果所以系詠之深固不如是也比承終制還朝稍幸班者獲奉餘晤進聞舍

館所寓時得通記不謂前日方遂邂逅斯頃仰奉教益開浣亦多矣已而得家門伯母下世哀苦累日不勝見在式假早來出就諸兄議成服歸得墜刺乃辱臨屈謹諭重意且失迎展感激復深愧恨向晚尊履何似無緣造謁尚覲觀促膝庸致久別之懷臨紙不任眷

與宗崇州

伏審顯膺寵數榮進崇資叨顧有來聞報增忤伏恨阻遠不遑陪下客以相先竊借光明但能知盛事之難值謹具狀賀

又

久不獲嗣音門下每于思道書中得聞動靜踈遠且復  
廢棄之餘色，生理幾何其能自控也不審一顧之舊  
尚且記錄也否初暄恭惟日來台候萬福新恩之寵非  
才望有以稱之豈能至是無緣從賀客之後而又得之  
已晚比復當前而反茲贈證悵，倍深愧負想像一時  
歎然可量引詠

又

喬松巨栢非高峯絕壁未易為託以所託之如是宜其

予疑干誤  
日疑上誤

刊雲霄直日而未已也又况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  
其資藉宜何如哉非肺腑惟義慰有自未豈能至此更  
期際遇終契起特欽跋欽跋

又

晉鄉家必常往還兄弟想皆顯達矣聞有尚主者得非  
宅相乎別當修慶次因會聚為寄声平時班，一見之  
而未嘗接語料亦不復記省但寶坊一培土未易忘懷  
也臨紙哽愴

與俞叔通教授

暑中不審旅舍何似瞻企盛義無從請叩區、可知高  
文聳動榮觀然未敢廣傳朝入甌暮遍天下矣何時再  
幸占隸病恭修布疎略

又

寒色伏惟尊候清勝春聚無恙至節日阻陪罇下為壽  
可量傾禱不肖職事粗爾乍到冗瑣病茶不佳每愧誨  
言馳情不已早晚西來奉有道君子引企旦、不知其  
勞耳盛寒珍重時脫玉音

又

前日連獲手教并盛文二篇曠里索燭未及恍如在日  
園中矣既而研味高致非特如僕命騷人不知三代以  
來作者尚可分路揚鑣已否神遊不遠諫然數日脾氣  
作憤、如醉人無緣款曲承誨以悉別後牢結可知舟  
從定在何日啓行毒熱踰伏不易處吾生不如意事十  
常八九每于左右眷、尚覲新春東去再尋杖屨之遠  
自餘不惜音驛交馳惟君子勉強于我也千萬垂亮

又

近附遞修記當浼左右兩日連捧賜教爛然禮意兼幅

不能盡畧其愚陋尋繹所况浩乎若決天漢之瀦而注  
之廣漠之野難堪眷遇重為愧戴伏惟待敵里中德况  
佳裕眷聚寧勝昔龐士元為南州士人之冠以世論之  
則兵戈之際与夫一道德同風俗盖今日之盛也吾不  
知賢士大夫能相先高明以掠士元之美否區區願親  
之誠非尺書可道指日以俟言款

又

伏蒙不鄙孤陋過示盛文大編衍溢眩然雖前日縮海  
未能若此文章久不到此惜乎先帝不与見也然神遊

不遠固當有享輒已傳錄願少寬假數日偶誦一二對  
于同舍中徵索者紛々日不自給瓌傑偉麗一至于此  
尤劇賞慕

與何給事

遠去門下遽涉改歲詠德懷眷尤甚平昔氣候未定不  
審台候起居何似衰晚一介雖託弊箒之末而從容敦  
篤尚懷素志其如傾倒絕世之蘊欽慕出處之正盖尚  
為左右頌之矣庶幾鋒車未命猶及旦暮之款

又



早以山陽舊墳墳稍低下不免兩甚水不能減河漲凌注  
念欲遷者久之於是得卜遠介盛德臨附一方子夫當  
塗令公部屬之便因知仁人周恤必以是為急難而赴  
之必克然常情所期近在咫尺隨事應見而已不圖光  
明俯暨委曲是同而今公不遺餘力恐已事未必能亦  
纖悉畢舉上下翕然景隨存歿仰佩未知所以為報雖  
已躬致其勤如是此念何時可忘系詠之深責具申展

急足迴倉猝具書當獲塵浼稍不果嗣音推重在先引

詠舊眷不忘傾屬早春不審起居何似久為人物所先  
加之有勞簡在淵密豈外訂可以遲回者流落倦途尚  
期擊節迅除少慰向慕尔逝風耿

又

罪廢沉溺無復舉頭之望邂逅解后舊遊仍值提按之始恍  
如新夢感慰可知歸來來幸畢葬事然望德門自是愈遠  
矣興言所暨倍深依邑胡族淪落聞振拂不惜力是亦  
仁厚所期要之于時猶不可及也的便十卒爾馳附瞻  
望弭節仰冀善衛

又

前日獲侍樽俎新築落成瑞應表發仰佩不遺与現成  
美感激不在言也低回里巷雖側聞盛事而哀運不振  
愧無以形容蕪陋之語以致一時之遇過蒙延挹置其  
不遠而曲与之進敢不矜勉以奉勤春持斧般門因已  
非據而老筆在前始投一笑之地而遂覆醬甕乃出望  
外矣迨在汶山不果躬致賤懇仰冀深矧

賤  
錢

又

分餉柔毛何以克當但恐餉德之餘藏神見夢羊蹴蔬

耳某物若干謾實回奩非敢為報也餘遲旦夕面謝

始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八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九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何給事

某為公家客之矣雍容談笑雖粗頷風味獨未得于利害之途盤旋多事之際心固疑之而誠或未盡傾向也于是炳然乃知所疑為自失蓋德度之接無不至于至誠而加惠哀塞迥出常矩古人謂感慨則有之知己則未也不虞一旦兼獲蒙被而其自失者愈知為可愧矣

霜候盛寒恭惟台候起居萬福方遠恭近更期以時保  
練即慶遷擢

又

此來不謂已晚汲，所後僅能襄事故早時所願得于  
<sup>參</sup>參承之日三分不及其一末路何堪廢于此念或不見  
員今亦尔耳則其他可知不審高明亦知梗槩否浮雲  
去來星日固在殊命之慶定在新正不妨激昂懽緒自  
收未去之日為邦人不可及之思也獨不果竟投勝韻  
執筆倦

又

稍不獲瞻近懷詠高明尤甚平日冬候浸寒恭惟起居  
佳勝氣晚待盡而已既遂<sup>參</sup>參承之願則其諸一付度外  
尚幸再約趨風以竟款叩尔屬心門墻筆下何可見也

與楚守賈朝奉

託姻疇昔常謂淪落異地無復參承之幸遲暮何堪處  
在末<sup>執</sup>執欣佩固已不貲歲晚相求可量欵系江上苦寒  
履况當復何似借地為客咫尺即在要顯尚稽展晤倍  
劇傾馳

又

日者馳控特未卜見錄已否書來惇敘流渥豈勝愧哉  
里中人情易擾風物飲食粗如人意伏計坐嘯之餘居  
有多樂老境何日獲從井上出遇庶幾政績超騰徑躋  
華近而缺斲之間擊節為應也

與金馬部中玉

願親固久冗路低回無階自達而復不當行李之便留  
連鄙念蓋不待說而後知也于是遂有參承之幸則疇  
昔湮鬱鬱殆將一洗無餘矣求之異時端若有數霜候早

寒祭戟間闕未不審尊體動止何似見上應恨相見  
之晚斯民懷慕非一朝夕不妨就陞顯職暫為一方之  
福雍容少日徑席華近以協僉言也區、尤刻欣跋

又

自承命下累次屬邸吏候大旆所舍皆報以未得其詳  
繼聞已赴汝陰即紛走介修慶就闔起居尋獲邸申方  
知遂席新渥猶未諭取道之方今日覩公移乃知由毫  
宿以赴國門竊計朝晚入覲徐卜所向區、上記淹遲  
庶在矜惻

又

陝右古郡風物飲食皆可人意雖曰道御賓客多自城外往來可想及者有數園左右即可之地而偃藩之勝似亦少能過之者筆吏已遣接人并什物供帳等一一如昔誨謹已嚴備為待矣州宅深觀老木頡頏相錯北顧大河天下之絕觀也不妨暫快登覽之遠遂還寵要在人實為兼盡他有所戒敬服來命

又

日者得漕檄至長安既到而諸公皆並邊矣遽承此委

欲訴以免不可得且不謂住此許久方其往尚有殘暑凡禦冬之具皆不隨此已盛寒營葺不及甚以為懷大施之未非特邦人聳跂而愚者參承為至幸遂獲早歸自是私分上一不易得之事伏望稍促行軒不勝朝夕引詠

又

此距京西才數十里界候最為淺促凡事隣邑不相關如大施果欲少慰斯民之望敢期出郡之日豫戒印吏或隨行人急走一報州郡迎候自有常數不宜使之失

備且不足也皇恐

又

門中貴眷伏惟萬福今必同行矣東玉金玉想不輟通  
問二舍各計安勝近皆相會已否客另附承動靜

又

近專遣人至京師上記竊竊計塵晚瞻望未旆我勞如何

適得報審將叩境上方此盛寒尊履佳勝諸懷非侍坐

不展朔風春

又

承大旆已過國門日与斯民致望玉趾淹回敬問蓋不

豫知遠近皇恐不能堪六望有以見亮苦寒伏惟步履

之餘尊候萬福諸所欲言畧具前記要非促膝不展前

驅在吾眉睫間矣欣慰渠可名哉

又

方欲修問專介遽被翰墨存拊愈厚感佩無已牙兵衛  
從州郡常礼但愧遣行差緩尔或尚缺用當以見告應  
命更佇委報

又

遠去門下忽行投之拘不時上記之意有以察其過而  
懷詠春存常在依邑臘寒比日不審尊候起居何似高  
明豈今日時節明日擁旄者從容上前極口論天下事  
使在廷廷聳然有疑得質遂皆信悉以席華近以慰一時  
傾想而久未我契契者願豈遠哉修慶綉繹執筆敢咨

又

鄙拙早不如人蕭颯異時詎敢覬幸于知遇然往來伯  
仲間六久矣其如邂逅綵衣之餘猶記彷彿而契契義自  
求又將輾轉蒙冒迄未可得悵然此懷每懼懼終失孰謂

一見欣然遂叩資藉延揖之盛以所獲于動容周旋而  
遺靈假寵之如此茲豈平乎可見其盛遇耶至于擗俎  
豐隆豐隆祖帳華茂傾一意于俯格而至巷無居人則剪焉  
六類其將何以為對歲晚致効幸或有得向風耿々

又

迂拙背馳自干吏議到蒲聞嚴點尋啟泊家一面赴調  
于法頃候交代不免迤邐西來所至親舊留連又繼得  
漕檄俾往長安凡四十日方到故復淹滯淹滯送還人不免  
有妨差使恐懷無已不審雅眷能復矜照否然路中雖



苦寒頽恤六備盡走失才數人耳代者在蜀中者不聞  
耗勢當春而或得就道此中与比近有幹委事敢幸不  
外至祝至禱

又

陝原僚友多佳士水鏡固不能逃其如春首有將替及  
垂成者不得不仰園門下敢望留念吳節推真實有守  
敏而能文以其直實故之少知者司理董君介彥強果  
事多賴之二人乃將替者其他尚可有待于異日僭替易  
展轉皇恐皇恐

又

遠去麾戟遽復踰時歸計既爾踴躍又軍事擁來意况  
實極惡有愧于牽宸書問不繼果信其如是哉春候寢  
暄伏惟靜鎮之餘尊候動止萬福陳力四方使節少休  
便當潤步華近尚爾低回是豈在我不及耶天人未  
始相遠即慶衰異別對殊渥

又

願親固有日既幸資藉乃不得為從容計退訟歎然每  
自日下來者皆能道經由瞻見比日起居之詳輒用為

慰區、代者不到四月中定獲參展未間更新善衛

又

蒙約意亦忽、每因明窓軟火清坐相向間作無我語  
以披氣翳之楷定將早晚可遂也陝服號當路然事絕  
簡應接亦稀少向上工夫能不退轉否

又

昨日待坐不甚款晚熱猶可畏勢難稍久然所得于盛  
義亦多矣清晨恭惟尊履佳勝時序忽、曝衣乞巧遽  
見節物豈老境歲月易得然即可喜亦可嘆也早晚再

### 圖展近

與蕭李文知錄

此承當路或不相容不敢仰叩所自此者遂知朝論取  
直公理終不能屈果有是證君子不苟避就又復時評  
在已耶然則超然遠舉似亦無足猶豫要之待其至而  
後動無自皎、或取愧于從容也仰投氣類輒爾借晚  
當塗風物自可領略果不屑其陋則旦暮周旋私幸一  
何多耶襄陽固不惡盖剝間餘論故利害因得自警不  
勝翹跂小兒官期未決亦欲月終遣行雖託庇不久要

亦資藉契好尤重攀緣之澤也偶作十餘書不暇謹悉  
別圖申叙次

與彭丞

久不獲申致門下為力有限而所應不一忽易成荏  
苒馳情眷舊未易咫尺可論也逼歲到家首辱流問所  
以不相忘之義尤見惇篤時序推遷恭審廬次支勝瞻  
望一水未果躬叙其殷懇之深尚冀併得展盡向風因  
然

與孫知縣希賢

既不入城無緣瞻謁耒耜頗能道見恤之語感愧無諭  
秋爽伏惟動履清勝旦夕遂歸系望軒屏倍深依向被  
召北行庶幾迎謁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九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上宰執

罪廢苟生屏息窮遠瞻望門仞如在雲外固不當輒修  
 記室之問然恩出一旦義均存歿歿是豈平平所得而擬  
 議者雖分同腐草其如餘息未殄則其情可容自己耶  
 庶幾憐憫特賜省錄竊是身幾可顧不足以論報効期于  
 結草則猶未離乎類也切謂隨所愛生此念常在一語

儻儻 誣天實臨之引諫恩施形留神往

又

非意之酷莫此為甚 儻非姓名猶在記錄則安能遽有  
茲幸恩旨既臨舉家慟絕以所遇之如是則其感激銘  
鏤不待形容而後可諒雨露不私于草木而草木蒙被  
自有淺深自非力回造化未易有此服天地之仁佩鈞  
陶之錫雖多言不過于此其憫心所系惟自信其無有

窮盡也

又

壬午歲聞被召自穎昌亟來獲見于國門外舟中蒙問  
勞甚渥矜惻相仍未幾自以罪去流落江上十五六年  
方其來時一妻一女子與其婦一孫并身而六相繼哭  
之念一身獨在晚才有此兒實相與為命而交造者知  
其如是遂用以快意果得其實固非所辭而乃繫風捕  
影巧為訟端一墮橫逆又復五年不惟父子生離而時  
以官年六十有八豫計當叙之年則已七十遂當致仕  
祿食不繼固非所恤遂將自此以至屬纊終不能脫于  
罪籍矣 歛承至恩大德天地有盡而此則無盡使瞑目

得為全人捨息地尚何望哉向風不覺酸鼻

又

暑候滋熾恭惟雍容陟降鈞履萬福某衰晚一介于世  
不異疣贅流落既久不自知其生理可乘而日期朝露  
之奄先每念獲齒門墻雖未得從眾人之後承願接詞  
周旋盛德之遇然所得所蒙固已如萬鈞之重常在負  
荷而若不能勝端所謂子在回何敢死尚以是僂俛而  
為在也隙馳荏苒忽忽踰年霄壤覓絕其交則氣與識  
爾蓋無時不在光明中亦問容借易輒通室之問其如

破甑弊帚不以廢毀而居有眷亡不忍終棄之意佩戴  
之深尤覺未即仰承旦暮為可憾于是義益高矣情益  
厚矣瞻望恩席翼亡不暫捨于眉睫間咫尺將自慰其  
繾綣且覲束曾以見從而敘謝則方且圖之適風倍劇  
向往

又

比者伏蒙上恩時還還思息遂永祭祀之繼祇奉悅伏揮  
涕不知其已闔門悲感真若再生九原不昧仰可知  
傳聞里巷一口嗟惻流布所及莫不偉動具承天地之

德不問幽側至深至厚而蝼蟻微生草芥賤類驟尔叨  
蒙果有是事耶事夢安寐間也眷言此義倘非極竭展盡詎  
能至于是哉訪古則或有之于時實未之見瞻詠門下  
恨無羽翰可借而縮地之無術凡屬枯株但驚根葉頓  
有敷榮之向亟將自効于躬致一言之薦而未得尔臨  
紙哽噎筆不得下者久之

又

自罪非橫五年于茲雖愚昧或致分同腐草而家世之  
傳無斯須少志困伏井底惟飲恨忍死期于尺素之得

將疑誤

伸而有再瞻天日之幸然而捨門下其將何地可控耶  
早日得報備載生成之意出于時達故缺缺覽問明不  
知自己夜以繼日尤如在沸鼎中前月又得報知德意  
已輒而天日遂將矣目窮心匱閱月而方得之于未得  
問其情可知既得之則其情又可知也姑急馳此介略布  
其端餘俟迺遷申展次

又

人與已雖父子之戚矣有時而不能同地與執若風雲  
之會矣有時而不可合何則人各有所見而事亦有所

礎父子可同也乃或號泣而隨之風雲必合也亦有去  
來而相背况君臣朋友之際哉以是為不易必又以甚  
賤至微未嘗接眉目通語言遽蒙忘其不同與相背而  
一語之發如石投水遂使挾山超海不為之難而枯木  
寒灰果至于再作理固莫窮而世亦莫之遇也今日之  
事是已蒙被已還惟自嗟駭不報之恩百身何據然上  
雖不期報下其得而已耶百身有盡而志則無盡神理  
其遠哉

又

竊伏草莽十五年矣殆若根蒂連結毫髮不容相遠自  
冒齒錄即有請見親依之誠初不謂蹭蹬至今已而不

腆之所懇惻或與之展轉資藉上投拯援既荷憫恤三

二年茲遂欲申具素志心往形留以日為歲尚爾差池

竟至不離尺寸而坐受天賜雖高照徹其形迹之問

可得不愧不怍已否止候措置目前猥瑣坐圖操筭平

陽陽之門矣仰冀重德厚恩終始矜察

又

久欲一望見門牆而淪廢孤外猶未得為全人故蹭蹬



未果自達老日益迫迫一旦奄先朝露則齋恨九原而自  
絕于一代人物也既付與遭遇之如是而不界之以早  
其造物者果有意耶抑無意耶雖誦其詩讀其書不失  
于心期亦非得已而言爾幸同聖日可使有憾于異時  
乎瀚詠之深固然如失

竊伏榛莽又

瞻望門牆如隔霄壤然聖日光明同在一照

臨而系懷覆盈之下私淑為深尚稽參辰代冀上體眷

注倍保崇重

又

恭審蔽自上心圖用傳器遂膺制拜迎爰旌旄中外惟

忭一口翕如是乃儲養有素理自應爾無階進陪賀客

之後延詠高牙倍馳丹悃

又

禮成樂作德化日新黼黻聲名輻湊遠近權衡所倚則

端蔓若腴各得其適真所謂粲然如繁星麗天而令次

之辨捨五行何分斯人望而畏者實仰威德何日親被

提振振向風罔然

近者輒以專介上浼記室最爾螻蟻之誠諒獲塵控春  
陽不期于私而蒙被之歸實均纖草踈外鄙朴不知恭  
事之容但獻芹炙皆<sup>背</sup>知其愛而不知其有犯更在於恤  
有以亮之

又

司勳張大亨舊學曾子固為文章整潔有程度而不妄  
形容蓋一時之秀也頗聞收采學者之幸

又

繼有所介冒塵記室特以未遂<sup>參</sup>承心如欲墜雖可謂  
激切然勢莫之應恩地常有眉睫間定將何日獲瞻望  
忽忽初暑日來緝熙羽翼益被親信天人所符台候動  
止萬福造物既有以鍾之其必有以成之一代光明何  
啻六五帝而四三王也所以周旋至是者復何人哉草  
隨風靡不自知一介踈外之有聞執筆耿也

又

伏承討論之暇儲思前日翰墨遊戲之蹟流傳所先想  
已充<sup>物物</sup>絨襲而近時所期如眉陽老人龍<sup>龍</sup>眠宗子固非

俗格而似亦不易得者輒輒意列鼎之既不能無潤沼之

毛山林之茁搜閒而進舊有老人戲墨六扇一硯屏所

寄所錄詩而軸龍眠所畫松上道人一軸御馬粉本一

軸乃盡所有而得于散失之餘者舉以投賞鑒蓋平日

與二人稍款玩于朝夕不知為可貴隨得隨失不能保回

視既往遂覺不能多取而謹藏之深可憾者別有家傳

吳生畫天王一軸此則開卷便可知上乘恩遇殆以先

祖得之迄今百有餘年甫為茲日爾僭易塵控諒矜賜

察

竊謂既為門下士則于門下種種不應有問方先公啓

手是以至奉窳窳皆不得自効于衆人之後哀挽心所

相又後時銜恨抱慙無以為控乃僭僭易狂斐有託于記

室不虞委眷逾厚過形謙謝伏讀愧畏莫知所容又復

一時迫于修附不果親寫雖情文未至鉅錙而私懷不

能無所負謹繕寫馬上呈伏冀恩私特垂矜亮

又

每承真翰未嘗不反復吟誦幾至成誦紙敝墨渝欲捨

不得語高而意盡藻績見于隨得信絕世之文雄也平日頗有味于此自獲委眷頓諭平日之習何止効顰愈陋端如欲避影而走於日中其超然自有到處何可得耶以是彌恨親依之晚而歎席之尚遠也

又

此者專人回跪奉親翰欽承隆厚揆非其據雖包荒回不遐遺而佩服之重既榮且感輒欲効儷句申展又慮接武記室五技易窮其繾繾一介之誠則其勤不過如是瞻望恩地但劇歸向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上時宰

初暑伏惟鉤履萬福此者無前之寶鼎然傑出穎卓之才因事尤振丕告列辟輝映相盛雖參以他務而并舉之然超軼絕塵則在是也加之制語有法事詞為稱厚在題品遂因諦味已復成誦于所能誦則如見其人惟是不得從賀客之後倍深依向不宣

又

某自微聲迹濱二十年固能時見一斑于管窺文豹然

親承警策如前人雖萬戶侯有所不願者定能終有茲

幸已否門庭愈不可及諸有志者投閒互進所長而規

矩繩墨各得于一顰一笑因其所有亦或選檢之及拱

把便知其材可指日遂至于合抱也萬牛回首一柱特

表自按則非其輩類如得一竊嘆于衆人之後足矣臨

筆增吝

又

某衰悴且復拙于養生而又傍無欣助故家食之日少

而農務之力多是亦造物者所以付之要之竊慕末軌

其日寓手應固當因時以勉者氣已不振而牽制復乘

之真見負于幸得之際而有憾于無窮之暝矣尚資筆

續之賜時輒興起願親之勤尤覺既高益遠矣

又慰疏

某疏言日月流逝伏審先政太傅已經除祥恭惟攀號

辭痛五內分崩糜潰煩冤何所逮及孝思奈何罔極奈

何某伏恨在遠不獲詣鉤屏祇候申慰瞻望摧哽可勝

欽系謹具疏不次

又

不審近日鈞履何似伏冀上體眷注無或近遠之過與時御宜益茂久大

又

比者以所賜二經并寧先賜鍾銘見寄者欽承至性知無以為泉下之報而上憑佛力以嚴因地可勝畏仰先公履踐之素不待資崇固應超時其如純孝之篤深體增上有教而恨無以自竭也謹當十襲時出而讀誦之

少助勤至亦自效其涓埃也鍾銘輒忘其鄙而負緣于諸作者之次僭易呈覽

又

祥除之友以僻遠豫不得其日故修叙獨後然禮意不  
得而略庶幾恩照有以加亮不遑致恭焚席仰承變服  
但引詠巨愴遙深哽塞

與祝提舉無黨

昨日庶幾展信不圖鉏鋤良眷眷也早來伏惟起居佳  
勝專介被問所以慰藉甚款感愧無論行李稍遽不獲

瞻望倍深約結介還方食具草記率皇恐皇恐

又

早來辱訪別少親妙晤尤慰披寫日高尚寒恭惟起居  
佳勝于是大旆經行首賜臨問遂獲周旋燕俎所以存  
拊款盡鄙陋何以為據非氣類曲敦疇克如此感服銘  
佩信深適適到津亭已失浮驟度其勢不得申敬行  
色系戀之迫庶幾見亮

又

某流落屏處不復通好游舊雖欽詠不少忘然門地日

益遠矣比辱暫屈使指但竊為一方致慶而不敢輒投

繾綣于是弭節尚意猶在省錄錄謝願致之勤滋恨無

地不圖加惠鼎臨遽先翰翰墨敦諭款悉如接盛遇秋冷

感激而已他俟續貢不次

又

拜別忽忽踰時系詠雅瞻但深約結累日方治行主于

一見門下而北稍傳按部將復經由以故少留仰俟瞻

叩遠先翰墨委諭詳盡尤佩不忘之意伏審乍冷起居

佳勝百臆頃款席可究不勝拳拳謹具各問



行不成字疑  
行時字之語

又

竊

日者大旆經由丞走行府切承會食州中已而聞改轅  
北去竟不獲一奉教督歆焉鄙懷跂詠不少間庚伏通  
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瞻望檠戟有必可見之地未有  
其涯向風可勝約結

又

準擬還自信州便道獲款蓋論不謂行李甚遽但劇引  
詠相繼便圖上記五月中感寒疾已在必死之際偶爾  
就安然汗雨復作淹回幾五十日矣今又憊亡氣僅相

屬書問不時端係于此之必有以見諒久聞府事嬰拂  
雖一方蒙被德澤其如方暑小勞應接不無自累也達  
吾之所自信者以聽之固知無入而不自得也日期便  
道參近倍深聳向

又

某到太平四周年第一年喪子婦第二年病倅涉春徂  
夏省然脫死第三年亡妻女子相繼見捨第四年初則  
癩瘡被體已而寒疾為若於其中間人情不相當靡所  
不有自忝冒釵復便欲迤邐北歸日復一日今幸苟生



勢不容更住矣輒不自外門下之舊濱二十年雅辱知  
憐且非旦暮于是如在井中去死死地間不容髮引睇足  
素何嘗再造故忘其僭易上于使臺臺暫借一寬舟只至  
山陽度往還還無四十日自不妨別差使萬一不在所絕  
敢冀此月下旬或二十間得之幸甚先望賅付照牒仍  
得一寬潔差新者一家并亡妻靈樞同載不得不慮皇  
悚皇悚

又  
其賤累三房二十七餘口又有靈樞先因唐欽叟處一舟

般載不盡又唐舟年深疎漏止可載輜重幸小子除服  
合得一舟不得已上冒其誦筆下不能見但月即舉家  
如爐炭上果蒙曲應殆非平日可比伏惟恩仁俯契真  
切悚息悚息

又

某五月初寫下前啓相次得疾故脩浼淹緩自取留滯  
之累前啓更不易庶幾見念知其意非今日也皇恐皇  
恐

與朱元章

暍疑挹漢

未疑誤

八月八日某七頓首再拜連水使君元章公閣下伏自  
拜違行四年矣書問不繼相遠之勢勢然也到京見交遊  
尚未遍其見者道公動止與夫政事之在人口者中居  
八九則知吾元章公有進而真不愧吾欽暍之素也如  
何如何秋高氣清遍日不雷尊體何似行有召命未聞  
千萬加愛謹奉狀咨聞

又

某上啓元章連水使君節下近委推貨遽當已塵况京  
師自六月至九月雨連晝夜不絕氣候已如冬月不雷

淮上如何伏惟政成民樂履此初寒起居佳勝南來者  
一口交響謂自遇揚子渡行路無不咨嗟頌詠每道及  
公名姓則以手加額上不謂至此而猶未還召其勢亦  
不能久矣更善希愛以對之

又

某啓末路間關獨得于公為多不謂一別便不蒙寸紙  
則平日眷七殆將委如草莽耶抑將有待于我而然也  
近見子魯魯公書道公學術高明政事疊七槩之不斷  
企仰何及漣漪古郡拒我松楸絕一水風化漸清我亦

槐疑漢

公桑梓之民也未能<sup>輩</sup>輩父老申敬麾下可勝耿耿或未  
見忘時賜書教

又

改月伏惟起居佳勝祭享傷感殆不容遣免以故先承  
降問兼辱元暉下頌敦叙稠重尤劇佩荷見命晚集教  
當祇赴只是食素不必具肉幸甚輒欲更求十數幅字  
如此紙可用否必欲得何色目乃入用先告示及當携  
往也

與小米元暉

納紙為請別自一段因緣恐兩彩一賽輒煩過庭為了  
之仍早得之甚幸流落人間乃是超世之物不易得者  
今日之遇也挂念挂念

與彭學士

某啓久別教席仰詠不能已暑伏舟行良若尊候起居  
何似區區欽佩緒餘常有願親不足之懷于是又將西  
去瞻望數千里未卜承侍之期臨書黯然敢冀委時自  
衛鄙誠千萬蓋非書所能盡竊幸於照

又

自承召命日計行李須郊外近見遽領教墨深愧已後  
時矣將聞德誨咫尺欣觀可知

又

兩日少故阻奉教席瞻向盛德義不少忘恭惟從者無  
恙承今日殿對遂即黼座問勞之際相慰淵衷佇望之  
久方出局偶錢一舊僚出城明日當叩師几

又

久不承師誨雖再具書而瞻仰拳拳蓋非紙墨可致者  
其欲見之心朝夕刺引伏辱手教曲記過存伏審赴召

東麓

已次都邑霜寒尊候起居萬福出局遂造席末區：謹  
俟侍坐

又

孤苦待盡久不得君子之教雖餘喘不復自理然向往  
之私惟日北詠述至忽辱手筆藹然風義未忘罪罰而  
遷官之慶有愧為問之獨緩比日復不審履貺何似恭  
惟庭闈康靖眷聚均福書成尚在改歲常格所拘稍滯  
雄奮古者治定功成之際玩心神明而沉敏之材多後  
于躡等良務寬大以矧類求

又

諸君詣誤

今早講罷即詣直舍承驕衛已出晚尤毒熱伏惟尊候  
動正萬福少慕下風比得親侍將一月切仰高明欽戴  
無已會此遷改遂失依賴下情瞻戀戀何似可言拘文非  
假不敢輒詣牆屏謹奉手啓

與劉延仲

前日遣問承暫出翹仰為懷連日出城倦甚適方見中  
間所惠簡尋失為荅棟仄棟仄秋暑欣畜侍奉萬福馬  
以病足見借為出入亦必無用矣他日望宿戒也一二

日相見有客才起草州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二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姚漕

某惶恐上啓運使戶部節下低回仕路常在光明中地  
偏人微無從瞻望比承振采一道而里舍所寓適依庇  
昧欣慕所期實均有衆首夏清和恭惟尊體動止萬福  
系詠門墻未獲通名將命尚冀哀遲或在記錄不宣

又

原<sup>屏</sup>處江上忽二十年疇昔維忘常在欽挹敏茂該洽表  
儀多中故省戶使臺<sup>臺</sup>繼膺寵數而勢<sup>勢</sup>地既阻無從脩記  
其知懷德固不少懈也此多在墳山失于承候今已在  
衆人後矣亦鄙分所應<sup>爾</sup>也餘塵未拂尚幸按臨得從  
賓客之末乃所願言庶<sup>幾</sup>侍坐披悉

又

退縮里巷實依德底眷言疇昔蒙被有加拳負荷之  
深未易形容可<sup>究</sup>也冬候未寒日來尊候動止何似委  
寄同重而隨地振采下受其賜上收其効日聳褒顯遂

膺柄任非特一介私淑而然乃公論之所<sup>歸</sup>也引詠門  
牆可量傾<sup>瀨</sup>

又

中間便人蒙枉教尋欲修叙而持書人也不見差池重  
意之辱寄顏無地哀晚兀<sup>兀</sup>待盡而已比聞暫總帥事  
輒期一見以酬素志蒼顏白髮仰附後車之載或能上  
助仁者愛老念舊之樂私庭無助凡米<sup>鹽</sup>瑣屑率身履  
之用是贈蹙向風何已故都可擇之勝固多乘時抑揚  
不妨自達煩御而起見絕韻因以付之翰墨足為一方

無窮之美觀也。茶烏衰舊實與榮烏臨華倍增跋頌。

又

溧水縣丞李宥者和文都尉家賢子弟也。和文樂義尚賢天下學士大夫歸之。其風流所暨至今凜然而宥不獨有其家風又能悉心政事。所可稱美。幸託臨屬前有改官狀四紙矣。垂成之際一舉則其德倍于他日。伏望特達俯踐祈請不勝企祝。方此閑陋不當率爾為言。其如久荷眷遇亦以仰報也。惶恐。

與周澹

某皇恐上啓。委質後塵。雖不能旦暮師承。然竊借光明

常如皇日之下臨也。不腆之役。久益加冗。故稍不獲

修記起居系詠。奉當不待講而後諒。冬候微暄不審

尔日尊履何如。早期數月間。獲依門向荏苒。不知所計

殆無以自名其况。尚冀未遷。召問。犹及俯慰。

又

某三月到此。稍為完葺。蠲陋以陟。夏大病。秋即入墳。山前旱後雨。以物理特有。以見制竟。以工料不契。暫歸以俟。春暖間。承接部經由。每過必見問。以至親屈大旆。



臨碩蓬華所以加惠哀涼然嘗求比于古人而~~草~~烏何  
堪未易負荷高明一時人物得一望已為遭遇而委曲  
賸存之意有加魚已非今日之事也臨筆倍深依向

又

逼至節方自墳山歸恭聞大旆經過絕信宿失此~~參~~近重  
以為塵已而捧所墜教存拊踰厚細繹增愧退揆畧無  
可採而盛德禮意日隆定將何地可酬茲幸向風罔然

又

伏蒙親寓別幅留既朋罇飲君子之德而研味委意之

寵如奉款席可勝欽戴又復超世翰墨文詞之盛璀璨

溢日一時榮遇未易形容也不敢別具公狀為謝深恃

異賸

與和州太守曾<sup>延</sup>之少監

某啓過遣專人通問上謝當浼鈴下乍晴遂有春思隨  
時抑揚想多勝趣系詠雅卷尤極繾綣<sup>譽</sup>迺日復不審尊  
體動止何似鄙陋還家濱一月愛民惜物之<sup>譽</sup>日有欽

向以華門圭竇得之已如此則士論騰播組織于文字  
語言間<sup>竊</sup>謂君相已在紬繹矣入奉禁嚴藻績世德是

乃一時之盛事也夙庀後塵彌用擊節

又

某到家鄉欲作書因冗瑣遂已淹晚前日方克展敘不  
識果有以見亮也否游定父行欲申敬問適有少故輒  
不暇及其家人回具言佳客憑陵連日醉笑竟使積陰  
廓徹萬卉紛敷以成同樂之勝獨不得展轉未軌軌但深  
引歎占高南望吾家山水實在樽俎俎間能復措圖俯及  
哀舊而恨不得與之周旋否向風耿

與元祖慶法曹名德

庭聞行李之便謂得從容明爽爽展盡系吝往見不過尋  
顧相失晚節僅能一接語遽驚操袂殆若有以主之于  
今不自己也既而遽圖脩記道此不滿荏苒不契于是  
疾病乘之幾成躄蹙高義可懷要須冰雪可鑿未間與  
時御宜以期絕詣蓋君子相忘于道術非咫尺低昂所  
計也

又

某自到貶所即聞盛義秀粹樂易應接無一罅罅可指固  
願奉從容仰借振數米數因所往還以間舟車假道之際

久未我与可勝牢落異時投足治下私幸可以更僕承  
教初則適有所未暇既而服食差爽爽稍謝謝詣迄去僅  
一識面追訟每日邑々比捨策策又復草々操搯袂然所得  
度越所聞亦多矣晚節何堪定將邑々終不滿仰遂充  
足捆載以歸即收之桑榆敢味欣跂

又

某再啓相距纔纔百里地欽向既重自當接武申敘雖不  
能旦暮亦足資藉他日之好目前紛擾殆人情所不堪  
加之衰病因仍常若有以制之是宜取疎疎置遠而惠顧

曲敦鼎來翰墨累幅展轉如奉慇懇揆非所擬據不知愧  
汗濡浹而景佩相先則君子之庭不肖之跡可保其尚  
在也更一月可以造請乃所願言糟粕不足以形容不  
審終踐所期已否

又

伏讀別紙具道尊府盛意并錄示行狀俾得紀次大門  
遺軌軌紬繹反覆愧不能已早時才鄉崇班班以雅素之過  
亦嘗見及衰退久廢筆研加之巨題豈敢輒輒當具以是  
辭矣于是君子過之竟不許迴迴避雖已聞命然乍病起

忽、未完更望少寬庶能牽課高文懿學自可表揚先  
烈而乃問道于冥行借听于已曠似是倒置皇悚、

又

竊窈承受代非晚亦有意相過佩服盛義豈所堪者八月

即在左右或前駕庶幾猶及迎展尚幸遷就無致相失

也豉向、

與龔平國

一水系望無異鄰牆投懷之權實托舊物固當乘閒就

展與接武交馳乃曠日持久才一通問其情固不如是而

為疑馬謀

表見所期詐渠得無所負鄙念之殆不容少自寬而亦覲

雅春有以亮之至于相悖勉謂糟粕之傳不可以廢而

加警為庶幾翰墨間有一會面之慰也秋日曠爽伏惟

燕居優暇動履清勝老日不異平時姑兀、取給目前

以待盡耳尚冀摧頽或可支策遂有周旋披寫之幸未

聞倍加保蓄苟可以寓之形容者無惜猥及

又

去歲蒙賜教尋具報比辱垂論乃知今夏方列定將何

處濡滯然耶因是再枉手筆累幅款盡如接更僕其為

感浣可量繾綣依田為生一水旱便覺費力不腆之託  
二年沉沒今秋粗理又復暴漲可慮待哺嗷不知所  
以為策德門隨遇為生計亦如我之窘常日佳况少而  
猥念多豈造化別有所命歟不然何特于我輩加甚也  
古人未始以此自放帶經而鋤尚安知以彼輒易政須  
以哦妙悟叩牛角而為之節抵低細稍休則寫之筆下豈  
不綽然有餘裕哉恭為闕闕闕闕蓋門下舊物也臨  
筆不覺縷自餘非會晤不展

又

別後雖再修馳鄙懷曾未披寫姑為目前所牽制而然  
要亦終何補于垂念哉葛大川來聞為况稍詳細繹賜  
書則情好有加而己眷言欣慕早朝于歲晚者于是

彌厚重歎慕焉何以仰對老秋日來起居萬福大水彌  
互東南依山占高猶幸免獨吾邦潞為一大湖始則微

茫本末今更不知所涯際昔所謂稽天者其在是乎徒  
家墳寺已幾一月來之不早衰病遂為陰濕氣憑陵悒

悒僅存視息使不失故常則別是一種境界方其嘯咏  
自適過從不之頗復及此搶攘否霜候可期日念歸壑

蓋周旋勝踐實出素計要須還家乃克自浣大川忽相  
顧山間粗得相溫日期甚迫而方病瘁加之翳晦不我  
為地作書如在夢寐中所不到處與夫鋪敘失次庶  
矜照亦恃大川必能詳盡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二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三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龔平國

大川來如獲款奉方爾詠思為慰可知自藏雲距采石  
才二十餘里意念固不捨以是滋不能已但系累相仍  
第一以老病故殆似非人力也湯泉早晚成行平日恨  
不能因覽其勝異時賢主人表發又別是一段佳事將  
為吾之別館矣彥發諸郎同之否歷陽不異鄉閩邑人

欣慕頗承樂趣較之陋邦何啻千萬里之遠老日所以  
杜門却掃渠得也哉一出境便是樂國如獨力家務邊  
脫不容暫何且以前者為計有至半年未嘗一通書未  
論契好之厚於人情端有是乎因循苟且為患實天不  
思不勉定誰之過庶幾收之桑榆非為向我者乃為好  
尔左右還亮之否耶

又

前日自墳山歸不虞駛足遽去急于具問兼慮巢書恐  
遲又目前無可專委邂逅假托已而甚恐或沉浮得報

雖幸遂而左愧倉猝不謹肅為有負也彥質况味果  
爾固不易遣得一氣更自能而安矣然巢君不可不延  
接其術似都不與平者等試邀致任之字周士記其  
的乃名醫也列即想見遠近赴之不輟且云向日黃縣  
丞請來太平州者乃是其人大川必留家而行房江果  
有效否盜賊充斥豈不防耶柳集荷挂念可以轉借及  
幸甚

又

只赤疑咫尺之誤

只赤不謂聲問疎隔如是六家難多故一向不復自理

屢欲渡江一見諸游舊今尚未果非徒無暇亦自無况  
未教遽臨伏審邇來起居佳勝邂逅三四遽督書而來  
介云不可少待倉猝為報報殊愧滅裂續當別馳附次

又

幾

蒙寄佳篇讀之既不能釋手別後勇進一至是自應超  
然絕詣不作則已也便速酬報未及少頃異日不愧續  
貂吹乘間必多佳製少日或得就覽編綴既嘗一齋則  
九鼎之快可得已耶大川近病幾不可救今已無恙質  
中高雅但貧不醒奈何未貺已示之矣必自有書去也

又

廬

葛大川在歷陽否如在可勸令歸自序至無為一帶盜  
賊蜂起單獨携家徒納命爾且歸容有所處子厚集略  
借并世說枕上遮眼可附胡君至水退自可檢討即遣  
還次

又

前日歸自先壠得墜刺乃承歸舟甚遽初不計許速悵  
然不知其控信宿體况復何似一水旱時系望固勞得  
見非及而正尔搶攘曾不得展意奉繾綣其懷詎可名



即尊叔母症候如何胡醫果盡心門下然不問以一言  
而坐待某君可喜今有書可一往迎之取道亦不遠歟  
脩叙嗣當申致次

又

自改歲後無一日寧息危會使然可量全仰舊于門下  
不疎不圖頓爾阻絕自難洲別後更無一點墨來似可  
怪者其諸眷愛生理如何彥發位必同居子弟各已長  
立任事否諸處田園既析各有所系仰計食口不少無  
甚餘矣所論昏姻事必侍郎位凡此尤當勉力也蹤跡

出入多在鄰邑或田畝間才有閒即就見

又

某皇恐妄作姑奉教爾爾豈足發揚高意但深塵澆之愧

過煩和諧尤不遑魚目換珠信不虛矣近著時望警策

老已無味且又比來多病家私多事未成定居每懷懷契

辱未嘗不作惡若歲暮遂成湯泉之行則徑可交馳自

是吾別館也不知仲永是遠近服紀既作大字便可作

淘米澗千客鑊一老不足道也呵：自是可頻上問但

只在此交馳貴彼此稍簡易而便至祝

又

弥月雨如注營救不暇殆若魚在鈎禽被弋求脱于萬  
一者尚何及他哉然念君不少忘也忽被遣問承舟人  
便道抑遂特來方時見及感佩尤不知其據雨復作體  
履何以道絕安得一面謹先此問達他<sub>站</sub>款晤

又

大川來不惟得承履踐又得拭目佳句得我矜式殆非  
小補審昆仲朝夕講貫于是甚惜不得投足後塵也此  
事衆人方譚之非豪傑豈易特立欽致彦本諸郎穎秀

不倫德門自應如是諸墳想不輟檢校不為水所及否  
彦質竟失伉儷料不易處彦酬也有美除否當遂留京  
師大川雖不久計暫失過從企向<sub>自</sub>此相望差近  
便由采石增坊展轉似可朝還暮晚<sub>猶</sub>有待于來日不  
審頗見亮否

又與吳醫

一事借易龔平國承務以其叔母彦質閣中也欲得左  
右一過和州診視土醫固闊遍<sub>六</sub>來太平就治不效竊  
謂非高明不能起之和州距門下一宿之近必不難于

暫屈醫所以廣陰德而龔氏賢族切望不以有妨為阻  
幸甚

與龔彦質

比間捨舟非特有慰瞻識周旋誨晤實有得于桑榆不  
謂舍館累日竟不得一接語再枉玉趾及復出見不能  
欲為此懷何以自控前日以先親諱日前期命舟即墳  
壠飯僧經宿而後歸意謂終得少伸鄙素到家則聞已  
歸繾綣弗類殆不知所負荷不審之要頗矜察否日來  
體况復何似目前粗理徑圖面叙倦之深茲畏其略

又

一見灑然徐輒自愧業已束裝而盛意幾成虛委不惟  
忽一不滿蓋欲輟行則不可遂操搯袂則非所安曾次捨  
攘殆不知所為控晦叔處文字猶未敢就請實未有此  
暇尔以一力周遍無窮事加之老日支離良自感歎此  
欲精意作書亦尔爾掣肘少待則慮後時定應促膝乃克  
詳諦

又

投分最款所當旦暮而輒鉅錡不契聲問不乏特人能

為我傳道者親炙之私要須不少間斷而訊評商確遠

圖向上一為棲止斯其志也亦所欣慕爾繼緒此念不謂

得之而遽失之追訟牽制何以自贖別後又復幾日乃

就渡比到役次遂病幸免作殍爾逼節到家特為時享

與展掃墳墓解后而不止家居不自安稍晴事竟又趨

役次：第閱此月方克瞻敘申致已閣中差勝否胡醫

雖云然不可不廣營治也巢吳甚工今有書與平國一

往迎之自舍山半日可到而舍山來城中一昔爾早時

黃元明邀致取此途甚徑為人極有理本孝者須善遇

之也孫子實有子昔皆見之今官守何處

與崇天和

長至伏惟多享福慶往來累月皆不果通問忽：易久

別來之思不暫已也解后公倩得所寄書蒙示錄感佩

無已農家作勞不謂老境方得之因勞知逸深恨已晚

也蚤晚少休遂歸首圖展近次

又

晚來體况值適昨日荷垂顧為具疎簡非所以待吾老

友然晚日自是一種境界須得氣味同者乃能傾瀉况

的慤信厚昔所畏仰者哉既忘其儀物之不至人奪儀盡  
量滿引至不可勉而止其為感佩可勝言耶方圖圖旦  
專价被問一一欽領早暮得暇無吝下訪介還草

又

霜暄伏惟起居住佳勝久不獲款近企仰為勞頗為猥冗  
櫻拂致踈通問方竊自愧辱手示并枉佳句讀之聳然

高絕固以欽畏而思道舊相博約是真相知更得老先

生表發敦勉為其欣助定在華顯矣感歎無喻不腆朝

夕再當暫出十月未歸庶幾展盡

又

多日不展奉不忘瞻跋而涼伏惟起居住佳勝辱手示感

佩無已連綿事緒殆不容撥遣甚欲稍從容竟尔相妨

良自愧歎碑刻荷珍示俟見思道問仔細然衰退豈能

自託于勝遊之末但深慚負尔

又

多日不相問竊知口瘡作梗別無甚苦否雨不止而終

未沾足不審體氣何似欲相招聚話少時又恐未能節

食甚跋渴也兼知新居完潔必稱雅懷朝夕馳詰次

又

大暑伏惟起居佳勝近辱令似垂頤後數日方知即  
壽寧探候已落晚復牽迫不果一見甚眷也此來聲  
問頓踈殊以為懷一二日暫出二十日左右可歸六當

面敘乃行也欽企

與劉延仲

雨甚為况何似異地得相邂逅因為希有之事而適此  
相妨極不滿意也少間食罷專遣人奉迎次有所幹委  
千萬不外

東坡先生書

